

视点

卡尔·施密特在莫斯科： 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普京主义的国家

[英] 大卫·刘易斯 张欢欢译 武黄岗校

【编者按】卡尔·施密特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1933年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同年加入纳粹党，提出了许多宪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等。其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高级讲师大卫·刘易斯近期撰文指出，俄罗斯绝大多数政治精英所秉承的理念和思维构成了以反自由主义和反革命为基础的世界观，且这一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内涵和理念与卡尔·施密特的理论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因此，他认为俄罗斯远不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的国家。但是俄罗斯最近的政治态势表明，其专制性质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将不可避免地在21世纪进一步凸显。本文译自德国刊物《俄罗斯分析文摘》2017年12月刊，经作者同意在《俄罗斯学刊》中文发表。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刊发该文意在为国内学术界提供研究俄罗斯的一个视角。

【关键词】普京 主权 意识形态 民主

【中图分类号】D73/77.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8)05-0145-0008

【作者简介】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高级讲师。

【译者简介】张欢欢，哲学硕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校者简介】武黄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讲师。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常被视为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毫无原则的盗贼统治，主要目的就是为贪婪的政治精英的离岸银行账户不断注入财富，没有任何内在的政治准则。但是如果没有大部分政治精英共同秉承的一系列理念，任何国家都将难以长存。解读“普京主义”世界观的角度和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将其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与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888—1985）的著作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一些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结论。卡尔·施密特已然成为21世纪初对俄罗斯政治思想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施密特是一位聪慧的学者，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政治理论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是他的纳粹党党员、纳粹德国法学家身份，反犹太主义立场败坏了他的名声。其学说是欧洲新右翼的理论源泉，后来通过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等学者对俄罗斯极右翼保守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杜金早期的地理政治学理论以及后期的新帝国主义的、专制主义性质的“第四政治理论”主要是依赖于他对施密特思想的理解。但是，施密特思想在俄罗斯的影响更为广泛，不像杜金等有争议性人物阐述得那样明晰。俄罗斯学者在施密特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是我们了解其在俄罗斯影响广泛的途径之一，比如高产学者亚历山大·菲利波夫，他是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俄罗斯社会学评论》编辑。亚历山大·菲利波夫翻译了施密特最为重要的著作，同时通过自己撰写的评论与批评性文章来映射当代俄罗斯的现实。我们并非要简单引用施密特的思想，他的理论体系与当前俄罗斯政治理论之间更加细微的类同和吻合给我们带来了创造性的启示。

这种类同和吻合是多层面的，但是施密特主要理论中的四点内容尤为适合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俄罗斯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体系。

一、主权和例外

21世纪以来，“主权”一直是俄罗斯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但这通常被理解为俄罗斯试图重获国际大国地位或者保证其在国内合法暴力的垄断权。然而施密特对主权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认为所谓主权是一种决策权的垄断。施密特指出，在多元化国家里，存在太多的主权以及太多的政治角色，他们都可以做出实质性的决策，这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力量。施密特看到了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

这种失衡的多元主义，但是很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地方领导人、失控的议会、有组织的犯罪头目和新一代金融寡头都在破坏着国家对于决策权的垄断。因此，施密特主张有一个专制式的元首能够为了人民利益而采取根本性的决策，必要时可以超出宪法和法律。

普京第一任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取缔其他政治和经济角色的决策权。2003年逮捕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完成了取缔金融寡头参与政治决策权的工作。2003年12月的杜马选举，引入“可控的民主”并实行至今，标志着对国家杜马的“驯化”。在20世纪90年代，地方领导人曾被鼓励“参与主权”，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一系列中央化政策的实施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权，这种政策的高潮是普京于2004年底取消州长直选制度。

但是施密特的主权论不是权力的再集中。施密特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指出，元首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是一个能够打破规则、在宪法之外行使权力的人。这一例外论模式已经成为普京主义国家运行的关键。在第二次车臣战役期间与结束之后，车臣共和国成为一个半永久性的例外空间，俄罗斯法律和宪法原则都不适用。尽管普京早期也号召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然而在俄罗斯的其余地区，法治也是居于政治决策之下的。然而，用施密特的话说，这两件事都是普京自己总统权力的主张，他有能力制造例外，在国际法之外采取行动，并且通过军事行动和占有领土来创造新的法律。

在国际问题上，主权论也遵循着施密特的理论逻辑。在施密特看来，国际法仅仅是体现非对称权力关系的法律文件：真正的主权是政治领导人具备违背国际准则和国际法而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2008年俄罗斯军事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显然是在国际法监督下侵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主权的行径。然而，按照施密特的观点，上述两大行径是普京对自己的主权、创造例外性的能力、在国际法之外行使权力以及通过军事力量和扩充领土来促成新的法律事实的一种运用。

二、朋友、敌人和政治

施密特的第二大思想是，真正的政治不是议会或竞选中不同党派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施密特理论中的“政治”带有更加深刻的内涵，是指界定政治群体边界

的过程,通过将世界划分为“他们”与“我们”,追寻根本性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来实现。界定敌人并非必然要走向战争——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而是为了将我们塑造成为一个政治群体。每个国家都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谁是敌人,才能维持国家的自我认同,最终实现长治久安。

自2000年年中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就将美国描绘为一个对俄罗斯存在构成威胁的敌对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所爆发的“颜色革命”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所支持的旨在引发俄罗斯革命的前兆。俄罗斯新通过的法律又将这一“敌人”进行重新确认:截至2017年,有超过150家组织被俄罗斯定性为“国外代理机构”;2015年5月通过的法律禁止“不受欢迎”国际组织在俄罗斯的活动,认为它们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罗斯政府采取新的措施限制超过400万公务人员、警察、军人和紧急救援人员的国外旅行申请。国家录制的纪录片和电视节目,比如德米特里·基谢廖夫(Dmitry Kiselev)的《每周新闻》(*Vesti Nedeli*) 在黄金时段的播出,强化了政府的反美宣传。俄罗斯媒体控制对舆情产生了巨大影响。2016年6月列瓦达中心(Levada)民意调研结果显示,78%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这一数字在2010年才是26%。

区分敌、友的简单思维方式不仅破坏了国际关系,而且也引发了“寻找”国内敌人的必然效应。在俄罗斯,“第五纵队”的概念已经从处于边缘地位的极端民族主义群体使用的阴谋理论转变成主流政治话语的核心比喻,甚至普京总统在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亚”演讲中就使用过这一词语。俄罗斯的极右翼辩论家们已经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成“第六纵队”甚至是“第七纵队”,这种越来越病态的观点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完全被外人和叛徒渗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辨别“他们”与“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联合民众,施密特的思维方法只是促进社会分化和极化的恶性循环,2015年2月鲍里斯·涅姆佐夫遭到暗杀就是典型性事件,之前他一直被民族主义活动家贴着“第五纵队成员”的标签。

三、狭隘的民主

判别敌人体现了施密特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民主与自由主义相脱离。在施密特看来,自由民主是一种矛盾体——自由的标准,比如法治,阻碍人民群众真正表达自己的集体意愿。相反地,施密特主张一种专制民主,其中统治精英和联

合起来的民众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利益。施密特主张的民主不是各个政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协调社会冲突的机制，而是促成领导人与民众之间建立一种近乎神秘性的联系。在俄罗斯，在很久之前选举就已经丧失意外的可能，但是公众意见——和公众对于领导人的拥护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自2014年春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一直保持在80%以上，被认为是衡量俄罗斯社会是否稳定的主要指标。俄罗斯政府当局力图既塑造又体现俄罗斯社会“压倒性多数”的观点，促进社会共识的统一，同时限制少数政治观点和社会身份的政治代表性。这种狭隘的民主观清楚地体现在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所提出的“主权民主”中，这一意识形态体系深受施密特思想的影响。虽然这一提法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其基本原则依然发挥着影响力。俄罗斯政府试图维持民众的支持率，反对让民众试图决定自己政治未来的任何尝试。

四、大空间思维和国际秩序

俄罗斯现实与施密特理论相吻合的最后一个方面在国际关系领域。施密特将自由、诸如“人权”或“民主”的普遍标准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门面装潢”。但是施密特指出，国际秩序也不会回到严格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概念化阶段。相反地，在新的多极化格局中，旧的大国将建立新的影响范围，或者“大空间”，其主要特征是存在“政治上觉醒的国家”“政治理念”，并且不存在施密特所说的“空间上的外来力量”。施密特地理政治学构成了俄罗斯极右翼新帝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但“大空间”思想也体现在俄罗斯官方话语体系中。

莫斯科逐渐认识到世界正在分化为几大政治、军事和经济集团，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确保俄罗斯处于这些“世界性地区”（world-region）的中心位置。因此，普京在其第三任期的“欧亚转向”不仅将麻烦的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而且自2015年以来主张建设覆盖面广阔的“大欧亚”（Greater Eurasia），确保俄罗斯在从西方的东欧和黑海，到中东和中亚，再到东方的中国的广阔区域内处于中心国家的地位。

俄罗斯认为自己在欧亚地区的“大空间”里是一个复兴中的大国，有权利和义务发挥更大作用，而且也在不断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其秉承的政治理念、传统的保守性标准和政治秩序观共同构成了一种所谓的“莫斯科共识”。从吉尔

吉斯斯坦到乌克兰，俄罗斯外交政策聚焦于驱赶西方国家离开俄罗斯所谓的“特殊利益范围”，将西方国家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影响力视为对俄罗斯自身利益的现实威胁。欧亚地区被视为一个拥有自身文化和价值观、不适用于西方自由理念的文明空间。俄罗斯在新兴的欧亚空间内的中心地位将给其他小国家的主权留下极小的空间，俄罗斯的邻国们绝不会轻易接受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

结语

施密特的学术影响不局限于俄罗斯。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方案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球都引发了一波反革命的浪潮。反自由主义在全球成为一股潮流，其中施密特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最复杂的学术主张。因此，研究俄罗斯意识形态在反自由主义道路上的意外进展对于全球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施密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具有说服力，俄罗斯人在面临后苏联时期国家地位危机时对施密特的理论产生兴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施密特替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带有极端保守性，它主张专制式的主权权力，秉承狭隘的民主观念，制造群体间的巨大界限，并倡导由大国掌控的国际秩序。俄罗斯的经验已经展现了这种专制式政治转向的缺陷。纯粹的主权将无法应对糟糕的政治决策与预防传染性的腐败。政治例外将造成治理不善。简单地划分朋友和敌人将加剧社会的分化，使得暴力和镇压合法化，少数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大国政治占主导的世界将毁灭小国的主权空间，甚至会使大国战争的场景重演。关于经济、社会和技术的现代化或者克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施密特着墨不多，但他在情感上呼吁社会剧变时期实行决断式的专制主义的主张却启示我们，新施密特主义（neo-Schmittian）的复活将继续影响俄罗斯政治的发展。

（责任编辑 靳会新）

Карл Шмитт в Москве: антилиберализм и путин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эвид Льюис (Англия), пер. Чжан Хуаньхуань, ред. У Хуанган

【От редакции】 Известный немецкий юрист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Карл Шмитт родился в 1888 году в Плеттенберге, Вестфалия, в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семье. В 1933 г. он получает место профессора в Берли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 в этом же году вступает в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немецкую рабочую партию. В его главных сочинениях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логия”, “Кризис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выдвигается множество иде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 например,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гарантии и т.д.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оказал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 т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XX столетия. Доктор политолог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ксетер 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эксперт по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у пространству Дэвид Льюис в своей недавней работе отметил, что идеалы и мышление подавля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составляет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антилиберализме и антиреволюционизме, и базовые категории дан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концепции имеют весьма сильное сходство с воззрениями Карла Шмитт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н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Россия – отнюдь 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лишённое идеологии, однако недавня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недостатки ее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антилиберализма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ут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в XXI веке.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водом статьи, вышедшей в немецком журнале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за декабрь 2017 г., и с согласия автора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 журнал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Статья выражае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мнение автора и не отражает позицию редакции данного журнала, ее публикация призвана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китайски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 кругам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на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утин;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деология; демократия

Carl Schmidt in Moscow: Counter-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Putinist State

David Lewis, Translated by Zhang Huanhuan, proofread by Wu Huanggang

Editor's note: Karl Schmitt was a famous German jurist and political thinker. He was born in 1888 in a Catholic family in Plettenberg, Westphalia. In 1933, he served as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joined the Nazi party in the same year. His main works include *The theology of Politics*,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Romanticism*, which put forward many important concepts in constitutional law, such a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tc. His political though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David Lewis, a senior lecturer in university of Bradford, Bradford wrote recently that the concept and thinking of Russia's most political elite constitute the world view based on the liberalism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 basic category, connotation and concept of the world outlook have strong similarity with the Germ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jurist Carl Schmitt's theory. Therefore, David Lewis firmly believes that Russia is not a state without ideology. Russian idea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overeignty, the definition of stat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conservative concept of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chmidt's liberal theory. However, Russia's recent political situation shows that the defect of autocratic anti-liberal ideology will inevitably further be highlighted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article i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of December 2017 and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the Academic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with the author's consent.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Journal.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studying Russia.

Keywords: Putin; sovereignty; ideology; democracy